



浙东作家文丛（第1辑）



一候东风解冻，
二候蜇虫始振，
三候鱼陟负冰。

——农谚·立春三候

立春

◎ 符利群 著

The Beginning of Spring



宁波出版社

 浙东作家文丛(第7辑)

立春

符利群 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立春/符利群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9.8

(浙东作家文丛. 第7辑/李浙杭主编)


ISBN 978-7-80743-414-6

I.立… II.符…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1690号

浙东作家文丛(第7辑)·立春

- 丛书主编 李浙杭
本册作者 符利群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79号 3150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卓挺亚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2028千(本册字数282千)
印 张 161.5(本册印张20.25)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414-6
定 价 240.00元(全十一册)



这是一部表现命运、人性和大地情怀的长篇小说，以浙东大地上某个乡村为背景，叙述了一个普通农民与一个时代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里，共同经历的一段“同呼吸共患难”的命运流变史。通过土地的变迁、时势的变化、命运的流变和人性的嬗变，展现了两个家族之间的悲欢离合和爱恨情仇，从中折射出丰富的社会和时代特征，从而表达了属于人类共有的大地情怀和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深切的永恒关系。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8)
第三章	(014)
第四章	(020)
第五章	(024)
第六章	(030)
第七章	(036)
第八章	(043)
第九章	(045)
第十章	(047)
第十一章	(051)
第十二章	(054)
第十三章	(060)
第十四章	(065)
第十五章	(071)
第十六章	(075)
第十七章	(077)
第十八章	(085)
第十九章	(088)

第二十章	(092)
第二十一章	(097)
第二十二章	(102)
第二十三章	(107)
第二十四章	(112)
第二十五章	(119)
第二十六章	(128)
第二十七章	(133)
第二十八章	(141)
第二十九章	(145)
第三十章	(151)
第三十一章	(155)
第三十二章	(161)
第三十三章	(167)
第三十四章	(171)
第三十五章	(176)
第三十六章	(182)
第三十七章	(187)
第三十八章	(193)
第三十九章	(197)
第四十章	(206)
第四十一章	(211)
第四十二章	(218)
第四十三章	(223)
第四十四章	(227)

第四十五章	(233)
第四十六章	(240)
第四十七章	(254)
第四十八章	(258)
第四十九章	(264)
第五十章	(268)
第五十一章	(273)
第五十二章	(284)
第五十三章	(293)
第五十四章	(303)
第五十五章	(310)
第五十六章	(314)



第一章

青河村离县城有十五公里。我去那里,是要找一个叫孙立春的老人。

我找他,是有人告诉我他藏着一肚子民谣。我搜集民谣,是因为之前我获得了一桩令人羡慕的好差事:本县要编纂一本民俗风情志,我负责搜集整理其中的民谣。这对一个处于半失业状态的青年来说,是十分适宜的行当。

我骑着摩托车行驶在尘埃飞扬的乡间小路。烈日的炙烤是个严酷的考验,鉴于编志办已预支给我半年的生活工作经费,以及日益迫近的交稿期限,我不得不抓紧时间奔赴四乡八里。这通常被称之为“采风”。

道路两旁一眼望去都是一马平川的水稻田。水稻谷粒粗壮,颜色泛黄,即将横卧在地,此时沉默地站立在太阳之下,大地之上。壮硕的河流、溪沟、树木、草丛,以及三三两两背着锄头的行人往我身后快速移去,尘土在车轮后卷起细长的灰尘带。

前面出现一片矮密的树林,驶近林子,我发现这是一片梨园,梨树枝上长满套着纸袋的梨,梨枝已呈弯曲状,微微地起伏。很多梨绷破了纸袋,显露出无比诱人的淡黄色泽。

我停下车。周围静悄悄的,连风声也没有,鸟声也没有,太阳把土地上的所有作物和生灵晒进一个个混沌的睡梦。我想这时候只要我一张嘴,嗓子眼里准会冒出一股青烟。

我走进梨园,摘了个梨,在裤腿上随便擦了两下,就吃起来。我从没吃过这么大而甜的梨,它让我连连咳嗽。接着我摘第二个,这回擦也不擦。摘下第三个梨时,我打出了一个响亮的饱嗝。我有点不知所措,不确

定自己是带走它,还是吃下它。

有人从梨园深处走出来,动静很轻,一边走一边推开梨枝,像一尾鱼游出深水。

他黝黑的胸膛淌着滚珠般的汗水,胸前的衣衫已弄湿一大片。面色黧黑,花白的头上沾着半张发黄的梨叶。打着赤脚,一个裤管挽在膝盖处,一个裤管落在小腿处,脚趾甲缝填满了乌黑的泥垢。他手里拎着一个装满梨的大竹篮,短短的指甲缝同样填满黑泥。篮里的梨大半已磕破了表皮,往外渗着汁水,有些有鸟啄过的痕迹。

我万分窘迫,不知该继续拿着梨还是悄悄扔在地上。这时候我注意到,远处几棵粗大的梨树挡住了一间草屋,这应该是看园人住的。

他放下篮子,看着我,没有发火,也没有表现出惊讶的样子,那神情,就像看见一碗米饭摆在桌上,一只鸡钻进草棚,一只鸭子游过池塘那样平常。他的眼神宁静而干净,是那种老牛歇息嚼草时的宁静和干净。这种不出彩的神色很容易混淆于日常生活,如果你不曾特地留意的话。

我窥测他的眼神,是试图辨别出他即将对我采取什么惩治措施。我知道很多乡间老农总会以他们最大的优势——年龄,对时下的民心不古世风日下进行滔滔不绝的控诉,直到你耳朵起茧,忍无可忍,何况如我这般人赃俱获——可他没有。

“你来这里做什么?后生。”他问我,脸上带着宽容的笑意。

我讷讷地告诉他我来的目的。这时我想起人家跟我说过,孙立春有个很大的梨园。他咧开缺了门牙的嘴笑了,笑得有些得意,脸上的皱纹像稻浪一圈圈推向田埂边。他说他就是孙立春。

我高兴地问他有没有记得的民谣,一首两首也好。

他弯下腰,捡起我刚才随手扔在沟槽里的两个梨核,把它们踩进一块湿润柔软的泥地。“地上招虫子。烂在地里好。”他说。

他在一株梨树下坐下,那里长着一圈细密的草,看起来像块绿毯子。我也在“绿毯子”上坐下,感觉踏实而舒服。

孙立春稍微想了想,清清嗓子,就唱起来:“姆妈喂,要吃豆。啥格^①

①啥格:“什么”之意。



豆？罗汉豆。啥格罗？三斗箩。啥格三？破雨伞。啥格破？斧头破。啥格斧？绍兴府……”他从“罗汉豆”唱到“高高大楼屋”，嗓音瓮声瓮气，忽高忽低，唱这种充满童趣的民谣听起来滑稽却令人感动。

他唱道：“牵啊磨，筛啊簸，磨好麦粉贴麦果^①，麦果贴之^②啥人吃？麦果贴之爷爷吃，爷爷勿要吃，送给娘娘吃，娘娘床头藏藏^③啲，花花老鼠拖到杭州，杭州碰着大老虎，啊呜啊呜吃之还要讨两个。”

他唱道：“对对^④对对，我种芥菜，芥菜开花，我种南瓜，南瓜爬藤，我种大菱，大菱四只角……”

这个热风从空中穿透地面直至将我全身包裹的夏日午后，我挥汗如雨，从他的嘴里记录了长长短短十二首民谣。在我的童年时代，它们准在某个老人摇着芭蕉扇的月夜里跑进过我的耳朵，不过以后从另一个耳朵跑出去了，只留下一条细长的尾巴，轮廓模糊。此时，他又把它们一个一个还给我。

他唱着唱着，似乎累了，忽然停下来。目光转向梨园深处，仿佛那里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他的目光牵了过去。一阵热风刮过来，刮过地面，卷起早落的几片叶子，翻了几个身，换了块地面又静静停下来。几个过熟的梨晃了几晃，落在地上。他没有去捡。

“我就生在这块地里。”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他说这话与唱民谣之间毫无语调过渡，心平气和，好像这句话本身就是民谣的一种。

在这个渐渐接近黄昏的下午，一个搜集民谣的青年和一个种梨的老农坐在梨树下。有个遥远的故事，从梨园深处慢慢地萌生芽叶，伸出枝干……

他一落地，就啃了一嘴巴泥。

那年的立春是来早了，草木才萌出嫩黄的细芽，东风吹出柳树碎米似的细芽，田里的油菜开始抽蔓，麦苗在风里扬着翠绿的叶儿，青河里响

①麦果：浙东乡村小吃，一般以米粉或麦粉为原料。

②贴之：做好，做成。

③藏藏：音“坑坑”，藏匿的意思。

④对对：一种虫叫的象声字。

着咯吱咯吱的裂冰声，河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潮湿的雾气，空气冰冻过水洗过似的干净甜冷，田野上空飘着蛰伏了一冬的微湿的青草味儿。

田春花依着男人孙天佑的叮咛，乖乖地坐在烧着暖炉的房里，安逸地喝鸡汤，吃莲子羹，缝婴儿衫，养胎待产。

可那年的立春真来早了，还在腊月里，立春就迫不及待地来了，把青河村的村里村外涂遍无处不在的春。春飘上屋檐，落在院里，溅在趴在窗口张望出一眼眶水汪汪绿意的田春花的鼻尖上。田春花打了个清脆响亮的喷嚏，声音之响，惊得窗外的几个麻雀扇着翅膀惊慌而遁。田春花的目光追着黑点子一点一点远望，望见了村外田野上飘着青草味儿的早春二月。

田春花推开鸡汤碗，放下婴儿衫，再不肯在暖房里待下去。

田春花挺着八个月零十天的肚子，拎一只杭州篮，篮里装了二十只烧饼，一瓦罐茶水，去青河村外的田地里送茶水糕点。物什不轻，也不重。自从跟少爷孙天佑成亲，她由下人成了上人，田里的活就没她的份了。走在田埂上，她像只胖鹅，前凸后突，摇摇摆摆，模样有点滑稽可笑。

这个时候，孙家的田地已由四百五十亩锐减至二十来亩，原先三十多个长工接二连三被打发回家，只剩下七八个长工不紧不慢地在田里干活。

长工们有的锄草，有的追肥，有的开沟，有的保墒。油菜抽薹有如女人怀胎，这时候不加紧管理，熬过的冬都成了瞎子点灯。

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跟她肆无忌惮地逗笑，尊敬地称她“少奶奶”，吐字清晰，表情恭顺。他们惊讶于少奶奶亲自来送茶水，一个个停了手中的活，拄着锄头，好奇的目光像春风卷住田春花，卷住她的清秀面孔与前凸后突的身材组合成的奇妙造型。眼前的田春花与少女时身材玲珑有致的田春花有着妙不可言的异样韵味。

田春花说立春了，她想在田里走走，活络活络筋骨，就出来送茶水。长工们坐在田埂上，啃饼、喝茶、低声说笑。因为田春花在，他们没敢放大声量，很快吃完，然后下地干活。

田春花以前从没想过要成为孙家少奶奶。她只是暗暗喜欢少爷，而少爷在她还是天真无邪的小姑娘时就爱上了她。少爷等了她十年。她终



于长成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他也终于娶到了她。

看着地里的油菜青青绿绿，茁壮如一棵棵小树苗，田垄间青草蓬蓬勃勃，虽纤细娇嫩，却也跟油菜赛着长势个头，田春花闲不住了。她以前虽是主内丫头，可对农活毫不生疏。她忍不住拿起锄头下地锄草。再不锄掉这些趁着立春节气越长越旺壮的青草，它们准会跟油菜抢土地抢养料，收油菜时会少掉好几斤菜油呢。

长工们大吃一惊。

“少奶奶，你不用锄，这几垄地我们很快能锄好。”“你还是快回去吧，少奶奶，动了胎气就不好。”“少奶奶，少爷不放心的，老爷也要骂我们的，你送了茶点就赶紧回去吧。”

他们劝她。有人还过来跟她抢锄头。

田春花说：“村里女人哪个在家供着养着生孩子的？不都是走走、动动、做做？种田人出身，我啥时候变得这样贵气了？”

长工们一听这话有道理，纷纷表示赞同。

“倒也是，多动多做，快生快养。”“我娘前半天还在田头割稻，中午一跨进门槛就生下了我。”刘长根高声说，以证明田春花所言非虚，确有其事，“我娘说，再迟一步我就生在田头了。春花，你当心在田头生娃娃。”

长工们开始像以前一样跟田春花说笑起来。

“春花，少爷人长得秀气，脾气好，学问又高，待人又和气，怪不得你老早看中少爷了。”“是少爷看中春花。春花好看，柳叶眉，杏仁眼，葱管鼻子樱桃嘴。嘿嘿。”

“我也老早看中春花，可春花眼睛生在额头上，白也不白我一眼。”“春花，少爷怎么体贴你的啊？教教我们吧，我们也好回去体贴体贴老婆。”

赵开元离众人很远，谁也不理，在前面狠着劲埋头苦干，锄头挥得像打连枷。

赵开元的叔父赵三全说：“开元，别把脸板得像砧板，春花已嫁了少爷，你还板脸给谁看？赶紧讨个女人才是道理。”

“是啊，其实女人都是一样的，要紧的是能干会做。开元，你看我妹妹

长芬咋样？长芬人是没有春花好看，可是里里外外一把手，连一百五十斤稻谷担也挑得动。你看咋样？”刘长根倒是看中赵开元吃苦耐劳，有招他做妹夫的打算。

“长根，你这话就不对，女人哪能一样？春花呢，是一只刚拔出地洗干净的甜萝卜，又白又嫩又有点辣口。长芬像啥呢，长芬像腌过的酱油萝卜，又黑又胖又粗口，你说能一样吗？”有人说。

众人哈哈大笑。“你这话也不对，说不定有人就是喜欢酱油萝卜，有劲有咬头。开元，你喜不喜欢吃酱油萝卜？”有人逗他。

赵开元吭也不吭，理也不理，只顾拼命挥连枷似的挥锄干活。内心的羞辱愤懑比脚下的青草还旺，长了又锄，锄了又长。

田春花嗔怪地白了说话的人一眼：“你们都在说啥呢。再乱讲，每人晚饭只许吃半碗，酱油淘淘，下饭菜也没得咯。”

“春花，你唱个歌给我们听嘛，你一唱歌我们干活力气更大了。”有人说。大家跟着嚷嚷，是啊是啊春花你唱个十二月歌嘛。

田春花清清嗓子，轻声唱起来：“正月虎鱼两头尖，比干丞相挖心肝，纣王一心宠妲己，万里江山化尘烟。二月鲨鱼背脊乌，岳飞大破洞庭湖，高宠大战牛头山，韩世忠炮打两狼关……”

在田春花清水流云般的歌声里，众人笑嘻嘻地捋捋袖子，往手心吐口唾沫，抓紧干手头的活。

田春花清秀的脸蛋冒出汗水。她擦擦脸，抬头看天，天像刚在水里洗过的蓝瓷碗，蓝得晃眼，云像扯得胖乎乎的棉花絮，风像孙天佑俯在她身上时的轻喘……她摸摸肚子，羞羞地笑。前几天，孙天佑牵着她的手在田间小路走。孙天佑对着田野吟唱：“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蜇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

书生孙天佑还教过她“穆穆清风至，吹我罗衣裾。青袍似春草，草长条风舒”，教她“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教她“兰若生春阳，涉冬犹盛滋”。

田春花锄着地里的草，又惦念去镇街的孙天佑什么时候回来。大地冰冻了一冬，田地已坚实僵硬，得帮着松松骨骼，疏经通脉，油菜才会拔



杆,在春风里展枝、散叶、开花、结籽。

锄着锄着,田春花上了瘾头,加了手劲。突地,腹部一阵隐痛,随之阵阵加剧!田春花扔下锄头,捂住肚子。长工们在她前面,没人发现这个情况。田春花强忍阵痛,挪动身子走到靠近青河边的田头乌楸树下,坐了下去。

等到有人发现,她已躺在地里,微弱地呻吟。

长工们跑过来,手足无措,慌作一团。殷红的鲜血慢慢地从她体内流出,渗出厚实的棉裤,渗向碧绿的油菜,渗向黑色的土地。空气里散发着暖融融的腥甜味儿。

长工们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一个个急白了脸,急红了眼。刘长根拔脚往田埂跑。有人喊住他,问他跑这么快做什么去。刘长根说:“我不去喊人,看着出人命啊?”

刘长根跑到接生婆七阿婆家,她手里拎着包袱正准备出门。刘长根舌头打结,一时说不清来由,光涨红着脸跺脚。

七阿婆说:“是不是天佑家的要生了?”刘长根点点头。

“巧了,我正打算去给她听听胎音。她人在哪儿?”刘长根说:“在田头。”七阿婆眉头一皱:“快带我去。”

瘦弱矮小的七阿婆一到现场,混乱惊惶的场面一下子镇静起来。她吩咐长工们面孔朝外,围成一圈。长工们乖乖地依从吩咐,半眼也不敢往里瞟。七阿婆十八岁嫁到青河村,二十年来方圆十里的孩子都是她接生的。她接生了很多孩子,自己反而没养下一子半女。几个十七八岁的小长工都经她手而降临人世,在她面前自然小了一辈,矮了一截。

孙天佑还在明月镇,给他未来的孩子买拨浪鼓、口琴、泥公鸡等新鲜玩意儿。派人传信,一时半刻怕回不来。一向秀气腼腆的田春花像任何一个生产的女人一样毫无顾忌地号叫,嘶喊,呻吟,并且比任何女人都生得艰难困苦。

长工们对此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个个心惊肉跳。自家女人生孩子,他们被赶得老远,说男人忌这等红事,要避讳远离,沾了会走霉运。但眼鼻前就发生这种事,要走走不掉,要逃逃不开——可田春花是大户人家少奶奶,她生孩子,该是贵气喜气的事,该不会——沾上晦气吧?

赵开元直愣愣地瞧着远方，眼里一片空洞。田春花在生孩子了！他喜欢的女人田春花在生别人的孩子！刚才内心比青草还旺盛、比野火还炽烈的愤懑此时已成枯槁，凋零枯萎。赵开元的心比田春花生孩子还痛彻万分。

孩子终于从他母亲身体里出来。事后，七阿婆说，胎儿营养太好，差一点点要难产。虽说早产了那么十来天，可他是她接生以来清河村最结实的小子。

一出来，七阿婆硬撑了半天的心气到底沉不住了，双手打颤发软，一不留神，滑溜溜的婴儿从她手里滑下，一下子竟跌落在冰冷坚硬的油菜地里。心慌不定的七阿婆一时之间居然没想到要迅速捡拾起这小婴儿。

田春花缓缓睁开眼，看见小肉团面朝黄土背朝天，扑在地里，没有声息。她有气无力地说了句：“快捡起来，沾了一身泥，哭声也没有——”

“刚说生在田头，咋真的生在田头了？”刘长根不可置信地自语，略带自责，“该不是我说了句的缘故吧。”

七阿婆颤着手，捡拾起沾了一身泥的婴儿。一翻身，粉红的小肉团闭着眼哼哼唧唧，小嘴一嘟一嘟。七阿婆往小嘴里一抠，抠出一指头泥。他“哇”地哭出声来。

后来孙连成为孙子起了个名，叫立春。

那天，立春头一候，东风解冻。

第二章

黄昏终于降临，大地的轮廓开始模糊，晚风把热燥的空气一点一点吹凉。长腿花蚊子在半个小时前已向我发起侵袭，孙立春的讲述总被我拍打腿脚的清脆声音给打断。奇怪的是它们没有骚扰他。



我一直想问孙家的四百五十亩田地怎么会锐减至二十来亩，可孙立春没提起。后来我和他约定，每天来梨园听他唱民谣，讲故事。他如果在，或者在梨园干活，就在草屋放个梨。不在，就放块泥巴。这让我觉得有点像搞地下革命工作，不免兴趣大增。

我骑着摩托车驶向离青河村不远的明月镇。

明月镇是个新旧杂陈的乡村集镇，日益减少的马头墙、青石板与日渐增多的新楼群、水泥路，显示出它正努力朝城镇规模发展，且竭力摆脱乡镇的旧影。

我在一条僻静弄堂找到住的地方，它叫同德旅社，我挑中它，一是它看起来门窗干净，二是“同德”这名字听起来使人感觉温暖。我跟旅社里挑染着黄褐色刘海的胖姑娘讨价还价，起先她不同意我提出的价格，后来她说看在你长住的分上，就给你这个价吧。我估计是这句话起了作用，我说，“你很像我一个女同学，她也像你这样眼睛大大的，很好看，不过你比她瘦。”她脸蛋微红，马上斜着眼去瞟旁边的镜子。

安顿妥当，我走向镇街。我剥吃着本地有名的油炸辣麻雀，老板娘一边往麻雀上洒辣酱，一边逗着旁边学步车里的小娃娃：“叨叨虫来——飞，麻将^①剥剥——皮，酱油蘸蘸——好东西，囡囡吃之嘟嘟——飞。蚕豆开花麦头——齐，小姨娘吃之醉来——嘻，哇得哇得——飞。”

我为此又多吃了盘麻雀，跟老板娘要了张油腻腻的纸和她记账的铅笔，把“叨叨虫”记下来。

回到同德旅社，我把今天搜集的民谣理了一遍。

第二天我赶到梨园，孙立春果然在。草屋里有一张旧桌，两把竹椅。孙立春一点一点挖掘记忆，我一首一首跟着记录。他有时会记错句子，然后重新纠正。我跟着把错句划掉，写上正确的。他能十分清晰地唱出某首歌谣的上半阙，而把下半阙忘得一干二净，让我非常惋惜。

我记了三首长民谣，两首短童谣。孙立春说他得去另一块梨园看看蜜雪梨的采摘进度——他告诉了我这梨的名字——明天轮到摘这里的梨。我记起现在正值采摘旺季，很是不安。

①麻将：方言，即麻雀。

孙立春回来时拎着一个装满饭菜的大竹篮，说他老婆送过来的，忙的时候他总在梨园吃饭。我把饭菜端上桌，它们是油煎小黄鱼、肉丝炒芹菜、土豆炖牛肉。孙立春泡了碗菜蕪汤，汤色翠绿醒目，犹如一潭幽静的小池塘。我顿时觉得，人生的幸福是如此触手可及，近在咫尺。

吃饭前我们各自倒了一杯很香的家酿酒。他开始说下去：“多年前，青河村东面那四百五十亩连片连块的水田旱地，都是孙家的田地。孙家是村里一等一的大户人家……”

孙家祖上积德，一向有“积善世家，必有余庆”的好名声。除了积德，还积田产。祖上每挣一点钱，先积田产，后置家业。半亩也行，三分也行，哪怕田头地角巴掌大小的地用来种种芋头豆类都好。这样积积攒攒一代一代传下来，到了孙天佑他爹孙连成这一代，化零为整，便有了大大小小四百五十亩田地。

开始时，孙连成雇几十个短工忙时插插秧、割割稻、挑挑谷。后来田地越来越多，人手越来越紧，只好将短工改成了长工。再后来，长工也不够人手了。孙连成把四百亩地佃了出去，自己做起旱涝保收的佃东。剩下的五十亩地，只雇十多个长工有忙有闲地做做。他自己也跟长工们一样，起早摸黑在田间地头忙碌，不像别的东家一有钱有势就做起了脚背雪白的甩手掌柜。他对农活的娴熟老练程度甚至远超个别懒惰的长工。

孙连成每天必做的头件事，就是头顶湛蓝发黑的天空，迎着天边的启明星，沐浴着从鼻尖凉爽到心底的新鲜空气，从第一块绿油油的田地启程，沿着他所有的田地巡视，同时领受佃户和长工们对他充满敬意的招呼，那情形如同县太爷出巡。在那个时候，孙连成觉得大半辈子的辛苦都值了。

“空气多好啊，我每天在田地里绕一圈，寿命就长一截；绕两圈，寿命就长两截。我不停地绕啊绕啊，总能活个百把岁吧。”他自言自语。他说的时候其实并无过分的奢望或企图，只是一种近乎自我调侃或自我安慰式的心声。

孙连成对佃户就收六成收成，比相邻几个村的地主少收一成。这是